

那年冬天卖冻柿

文 / 余平

老里八早

上世纪60年代,我辣读中学。当时假使啥人家屋里向有一辆脚踏车,几乎就是小康个标志。看到有个同学放学辰光可以踏脚踏车回家,我羡慕得不得了。

埃歇辰光我屋里经济比较困难,哪能实现自家拥有脚踏车个梦呢?我思来想去,想到一个办法——利用寒假卖冻柿子赚钱。

冻柿子是阿拉老家特有吃法,要霜降以后采摘个柿子,冷冻储存到冬天,柿子里向只剩一包水。吃个辰光,先喝汁后吃皮,甘甜如蜜清凉适口,家乡人俚叫伊“喝了蜜”。

卖冻柿子既能圆我个梦想,又能贴补家用,我个想法得到了阿爸个支持。伊问同事朋友借了点钞票,凑了一百多块洋钿,我终于有了一辆凤凰牌脚踏车。阿爸讲帮借个钞票要靠我卖冻柿子来还,我满口答应下来。

从此每天早辰四五点钟,我就到水果厂排长队,一天只能批发领取最多两箱冻柿子。等我用脚踏车驮着冻柿子出厂,已经八

九点钟了。我拿沉甸甸装满冻柿子个箱子放辣脚踏车个后架浪向,第一天卖冻柿子,我有眼放勿开,怕碰到熟人,也不敢开口吆喝,结果一天只卖脱八只柿子。阿爸急了,伊讲帮能下去借个钞票是还不清了,好在姆妈还是勿停鼓励我,伊讲:阿拉是靠劳动赚钞票,不偷不抢,依怕点啥?

第二天,我鼓足勇气吆喝了几声,就是帮几声吆喝为我招来了两三个顾客,伊拉一下子就买了十几只冻柿子。我有了信心,终于可以放开吆喝了。当天我赚了三块洋钿,夜里母亲专门为我做了一碗蛋炒饭。外婆看到我冻得红彤彤个耳朵,心痛地对我讲:“你看看,耳朵冻伤脱了,先去揩把热水面,再去吃饭!”

接下去,我天天踏着脚踏车,带着冻柿子,辣辣大街小巷里穿行叫卖。尽管寒风凛冽,我却经常汗流浹背。渴了饿了,冻柿子是舍不得吃个,就花两分洋钿辣路边买杯热茶,吃几口干粮。假使碰着落雪天就更加麻烦了,有一趟落雪我仍旧出门,路面浪泥泞湿滑,对面有卡车开过来,我心里一慌,脚踏车龙头既没控制住好,车身一歪,翻到了地浪向。我爬起来第一桩事体就是检查装柿子个箱子,看到只是落出来几只,而且

既没损坏脱,才算松了一口气。夜里回到屋里,发现小腿浪向有一大片乌青,还有血丝,当时真个是忘记脱痛了。

有辰光寻着一块生意比较好做个地方,结果既没几天就有好几个卖冻柿子个过来了,柿子就勿好卖了,只好踏车子到更加偏一点个地方去。有辰光生意勿好,要到天黑才卖完,然后才顶着夜色,踏着心爱个脚踏车一路飞奔回家。有一次到了城郊,天黑了,我认勿清回去个路,脚踏车轮胎又被钉子扎破脱了。还好碰着一个好个老乡,让我辣伊屋里住了一夜。

埃歇辰光屋里没有电话,我想爷娘肯定要急死脱了,一夜天既没困着,天刚刚蒙蒙亮,我就到处寻修车子个地方,补好胎就一路飞奔回去。到了屋里向,姆妈看到我我就哭了,伊担心了一夜天,既没困觉……

一晃交关年过去了,现在再想起埃个冬天,埃个卖冻柿子个岁月,即使过年也既没停过个吆喝声,心里既没苦只有甜。寒冬夜里姆妈个牵挂,让一个勿懂事体个小人感受到了真实个生活以及劳动带来个收获。

现在朋友圈里勿少人欢喜辣微信等交流工具里用上海闲话进行交流,大家依写过来我写回过去,弄得闹闹猛猛蛮好白相。勿过,上海闲话毕竟是一种“口语”,要用文字写下来就难免滥用“同音字”,假使写得勿好,勿但对方看勿懂,甚至有辰光还会弄出“一包气”来。

有一趟一位朋友个女儿生病了,伊个闺蜜就辣微信里表达同情和慰问,写了一句“哪凶五真辣孤啊”,结果弄得帮位朋友邪气勿开心,啥叫“辣”“孤”?介毒辣个字眼用辣人家生病个小凶身浪,两个人差一点绝交。勒怪人家“迷信”,依一样写“哪千金真可怜”意思勿是蛮对?就算拿“辣孤”改写成“罪过”也要好交关关。有点朋友勿动脑,用同音字“拉到篮里是菜”,乱七八糟瞎写“上海闲话”,弄得上海人看勿懂上海人写个上海话,实在勿是一桩好事体。

我还读到过选种文字:“看到交贯90后上海小囡伐会港上海话,挖色啊”“旁友,弄弄邦亡,上海宁伐弄个一讨”。意思基本可以理解,不过文字“语感”相当勿适意,因为写出来就主要是按人家看个。更勒讲有辰光语言文字一定场合还需要一点美感,勿好一读就产生歧义。拿上头两句闲话来讲,其中“交贯”写成“交关”,“港”写成“讲”,“挖色”写成“难过”,“弄”写成“依”,“邦邦亡”写成“帮帮忙”,“宁”写成“人”,“一

讨”写成“一套”就比较像样了——特别是“邦邦亡”三个字会产生坏个联想,结果能帮忙个人也勿肯帮忙了。

前两天有人辣QQ里和我讨论上海话,伊写了一句:“只有到了疙瘩,泥朵边听到额才是上海闲话。”我顺手推舟半真半假开伊一记玩笑:“‘泥朵’?烂泥做个耳朵?‘木耳’就勿可以啊?”老朋友回答我:“喔唷!勿要介顶真么。”伊个意思蛮清爽:随便写写,勤一本正经。勿过我觉得,现在写上海话最好还是要讲点规矩。

其实,只要想通一个简单个道理,写上海话是蛮可以做到勿产生歧义,勿出洋相个。汉语语言文字原来就有“一字多音”现象:譬方说,辣上海话里向“上海人”就勿必写成“上海宁”,上海人看到“小人、大人、老人”,从来勿会有人读成“小忍、达忍、老忍”;“儿子”一词也勿必为了追求“音同”,写成“呢子”“妮子”“尼子”。读到“朋友”“一套”,既没人会弄勿懂,而写作“旁友”“一讨”,反而会叫人稀里糊涂。

现在辣工作当中写上海话个几率已经辣勿知勿觉当中提升了交关,所以维护良好个上海话读写环境相当重要,假使大家依自说自话瞎来来,难免就会捅出意想勿到个娄子来。

写上海闲话也要讲规矩

文 / 宓重行

上海家常天妇罗

文并图 / 沈一珠

灶披间

生鲜店里网购了一大盒冻虾,质量不错,化冻之后,虾看起来还是蛮挺括,既没损头搭脑,所以,处理起来也就胆子比较大了。

清蒸、红烧、烧汤,伊试过了,老实讲,伊勿大好吃。顶大个原因,当然是烹饪水平差着眼。勿见得饭店里买来出来个虾,只只侪是鲜龙活跳个,但是人家烧出来就是要卖相有卖相,要味道有味道。

空下来就辣想,哪能烧,才对付得起帮点大虾呢?也是因为要闷辣屋里,就多买了点,也可以少麻烦人家快递几趟。再讲,快递现在只好送到小区门口,还要麻烦物业送到房门口来。想想,帮勿算是人家名分账个事体,要记人情。

结果,有天仔看见角落头一大桶油,就想出来了,可以试试日本个天妇罗吃法。还是因为紧张

兮兮囤食物,顺便又囤了两大桶油。厨房间里就帮眼地方,一桶油还有地方收,还有一桶只好竖辣眼前了。眼看天热起来,本来油也用得勿多,辰光长了,也要耗脱。

天妇罗虾个做法是帮能呢:先隔日夜里拿虾摆到冷藏室化冻。第二天,沥干,撒一点点盐,抓两把干面粉,拿虾侪窝辣面粉里向,一定侪要埋没。

再辣镬子里倒比较多个油,多到可以让虾伞起来个样子。油烧到七八分热,拿虾放下去炸,用炸油条个筷子撩起来,两面翻一翻,颜色金黄就好了。

用吸油纸吸脱一眼油,寻只青花盆子,啪啪满堆好,蛮好看。

因为临时想出来,手头既没天妇罗粉,所以,只好算是上海家常天妇罗。味道勿错,外焦里嫩,虾肉邪气有弹性,原汁原味,甜津津个。虾壳,酥脆部分也可以吃一眼下去。

第二天又试了一次,面粉稍微



少一眼,一是勿浪费,每一份囤来个食物侪要珍惜;二是,虾是主角,薄薄一层面粉是防止炸得太老,面粉太多会盖脱虾个味道。

当然,下趟假使要招待客人,还是要买点天妇罗粉,拿虾去头去壳,认认真真学得像样点。

毕竟,大兴天妇罗从色面浪看,还是拿勿大出手个,就像从前家常个淡馒头切片油煎煎,好吃是好吃,就是上勿得台面。

沪语童谣

文 / 费平

三月九,吃蚕豆, 舅妈出去买蚕豆。 买来两斤大蚕豆, 我搭舅妈剥蚕豆。 汰蚕豆,炒蚕豆, 我炒蚕豆最拿手。 炒好蚕豆拍个照,

发到武汉拔舅舅。 舅舅欢喜吃蚕豆, 伊在武汉抗魔头。 既是看看我手艺, 也好让伊过瘾头。 盼望舅舅早回家, 阿拉一道吃蚕豆。

沪谚熟语印



吃弹弓



孵豆芽

吃弹弓:要求被人拒绝,尤指示爱或求爱未被接受。例句:伊去追求小英,我晓得要吃弹弓囉。

孵豆芽:意思就像一个人生意做垮了,欠了债躲在家中不敢出来。例句:伊开店个本钿侪亏光了,只好辣屋里孵豆芽。篆刻 / 周建国

上海话里的“撩”与“捞”

文 / 福华

沪语趣谈

上海河道纵横,我童年时每遇暑假就喜欢去水边玩耍,有时就会不小心将东西掉入水中,只能蹒脚伸臂,用手或工具去水里撩。黄浦江和苏州河上经常会有漂浮的垃圾,也有专门的船只负责打捞。

“撩”与“捞”虽是上海方言,但亦有出处。东汉建光年间许慎《说文》中对“撩”字的解释是:“撩取物为撩。”西汉杨雄《方言》中对“捞”字的解释是:“捞,取也。”由此可见,“撩”与“捞”都是指一个撩取物体的动作。不过,这两个字

在方言应用中却有了拓展。“撩”有多种读音,且分别被赋予不同含义。“撩(liào)”是“揭起,向上掀起”(使里面的东西露出来)的意思,如:将衣服撩起来。“撩(liáo)”被用来形容挑逗、调情等行。

“捞”本义是从水中寻取东西,但被赋予了(顺手)抓、摸的意思。另外,“捞横档”是指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取钱物。“捞回本钿”是指为了某事(如消费或损失)给自己补偿。“捞外快”则是指获取额外利益。

沪语中古语

勿吃“拉丝”说“拉丝”

文 / 叶世荪

抗击突如其来疫情增强了人们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,那道“熏拉丝”也在整改之列。上海人说的“拉丝”就是癞蛤蟆。《上海话大词典》列出四个相关的词:癞水蛤巴、癞蛤蟆、癞水、癞团。

蛤蟆摊上一个“癞”字和它的长相有关,赖不得别人。这“癞水”的“水”又作何解释呢?曾有报刊解释为,蟾蜍会射出有尿味的汁液。章炳麟《新方言》中说:“今江南运河而东至浙江皆谓蟾蜍为癞施。”这个“施”和后来进一步讹传成的“水”,实际都是古汉语“羸”字的借音

字。羸,《集韵》:“商支切,音施”;《说文解字》:“羸羸,詹诸(蟾蜍)也。”黄侃在其《蕲春语》中也援引《说文》的记载,并说:“《诗》曰:得此羸羸。言其行羸羸。羸,式支切。案:今《诗》作施,海宁语谓之羸羸。羸格博;格博即虾蟆音转也。吾乡谓之羸格谱;格谱亦虾蟆之异音。”这就说清了“施(水)”的由来。可见,尿水的解释略显牵强。相信清代唱本《双珠球》中的“赖思”、《合欢图》中的“赖狮”以及“熏拉丝”,都是“羸羸”之讹。

按黄侃先生的说法,“格博”是“虾蟆”的音转。姜亮夫在其《昭通方言疏证》中也有类似说法:“招人谓蛙之有瘰者曰瘰格宝,即癞蛤蟆之声变;惟格宝乃言其形体胀鼓如疙窠,则依声而以俗言,语义相近之字

易专名者也。”因此,不同地方的口音转成不同的记录形式也就不足为奇了。明代《山歌》中写作“癞蛇吧”,1880年《川沙厅志》中写作“癞蛤吧”,1924年《昭通县志稿》中写作“癞咯宝”,1986年《简明吴方言词典》中写作“蛤霸”,2000年《通俗常言疏证》中写作“癞革巴”,2007年《上海话大词典》中写作“蛤巴”。笔者注意到,古汉字中有两个“睪”部首字分别读若“格博”。羸,《集韵》:“丘葛切,音渴,蛙类”;《正字通》:“蛙声也,因声闾闾,遂立羸字。”羸,《集韵》:“补火切,音跛,蟾蜍也。”它们也是“格博”的有力竞争者。

“熏拉丝”不能吃了,但“羸羸格博”的称呼还是要用下去的。